

記憶中的香味

深夜觀電影《茉莉花開》，早年的章子怡，一人分飾三角：茉、莉、花，演出了三代人的不同人生際遇。影片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茉的故事開始講起，花露水貫穿了茉的整個人生，直至去世時，她的手裏還緊緊握着一瓶。



人與事
陸小麗

花露水能散發奇香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，是摩登生活的象徵。彼時女人們常拿它來做香水，有錢人也喜歡拿噴了花露水的巾來揩面。白先勇在《永遠的尹雪艷》裏寫客人們來尹公館裏打牌，到了下半夜，兩個娘姨便捧上雪白噴了明星花露水的冰面巾，讓大戰方酣的客人們揩面醒腦，然後便是一碗雞湯銀絲麵作宵夜。

花露水不但香，還具有清涼、驅蚊、止癢等功效。在我們七〇後的童年集體記憶裏，少不了一瓶香噴噴的花露水。彼時家裏還沒有安裝空調，外面也無多少高樓大廈，孩子們常被蚊蟲咬得像個赤豆包，脖子也生出星星點點的痱子。花露水在我們眼裏就是「神仙水」，翡翠色的液體猶如祖母的綠寶石，發出晶瑩剔透的光澤。我們把細細長長的花露水瓶子倒過來，用手指沾上幾滴，塗抹在蚊蟲叮咬處。洗完澡，再倒點花露水抹在脖子上，薄荷的清涼，混合忍冬花的香氣，整個人籠罩在一種清爽乾淨的空氣



《茉莉花開》劇照。

資料圖片

裏。童年的夏天，還有一幕很難忘，媽媽每每擦拭涼席時，總愛在開水盆裏倒入一點花露水，把毛巾浸泡在香水中，擰乾後拿來擦涼席，席子就沾上了香氣。睡在沾了花露水清香的涼席上，簡直覺得自己像公主般一樣滿足。

童年時我們常使用「上海」牌或者「六神」牌花露水。有一天，和七十多歲的媽媽閒聊，她告訴我她小時候用過「雙妹」牌花露水。「雙妹」的招牌照，我在電影、雜誌或者懷舊景點的海報上看到過很多次，這張月份牌美女照，幾乎成為舊上海灘月份牌的代表作。每次看到，都很有年代感，兩位韶華正茂的姑娘，身着碎花旗袍，一位懷抱一束雛菊，一位挎着一隻花籃，彷彿剛剛從花園閒逛歸來，讓人產生時光倒流七十年的幻象。

看完《茉莉花開》的當夜，我便網購了一瓶香港廣生堂出品的「雙妹」花露水，它才是花露水的鼻祖。同樣細細長長的玻璃瓶，花露水的顏色不是翡翠綠的，而是淡淡的檸檬黃。擰開蓋子，聞到一股薰衣草的香氣。其實現在已入冬季，我又住在十五層的高樓裏，蚊蟲叮咬自是不會再有，擁有一瓶「雙妹」花露水，只不過為了滿足一下懷舊的心理。深夜刷劇或是寫稿寫累了，在太陽穴上抹點香香的「雙妹」，不但消疲，也令精神重新煥發。如今，花露水於我已成為一件調節心情的滋潤劑，它讓我在平淡的日子裏感受到了生活的小美好。

《茉莉花開》劇照。

資料圖片

七絕兩首

鄭紀農

(一)

門開長日水西浮，(註)
少年束髮家國愁。
拾筆為鋒頑石破，
清波湧日向東流。

(二)

歲月悄聲又一秋，
人生幾度笑咧腮。
韶華有夢駒過隙，
拙筆陳賤寫白頭。

註：上世紀五十年代大公報社
在干諾道中海傍。

東方女性美新說

「日本女人含蓄，逆來順受，溫柔嫺熟，是不少男人包括外國男人心中理想的妻子。」一位人類學教授給研究生上課時這樣說。話一出口，即遭兩位日本留學生否定。

一位說：「老師，今非昔比了，我的同齡女同胞們，不再像我們的媽媽輩女人那樣溫柔。」

「No, no, 不是媽媽輩，是媽媽輩的媽媽輩，即我們的奶奶和外婆以及她們之前的女人。」另一位在觀點上加了一碼。

不久前看過一次訪談，一位欣賞中國傳統文化的外國文人說，「中國女人的溫潤、含蓄、婉轉、內斂，差不多都交給歷史了。」東方女性的傳統美德，是多麼為世人所欣賞。傳統的中國女人和日本女人，都被認為是那種願意相夫教子，擔負家庭責任，對社會活動不感興趣，不像荷里活女星那樣個性張揚的人。據統計，日本眾議院的女性佔百分之九點七，是七大工業國的最低。

情況是在二戰之後陡轉的。當社會崛起，世界飛速發展，中國女性、日本女性以及世界女性開始覺醒，個性在社會轉型中變得分化。有的保持傳統，自我約束；有的不再逆來順受，尋求與時俱進，重新定位人生；有的堅持獨立，唯恐不能超越男性。



柳絮紛飛
小冰

女性越來越開放，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打從有了網絡，不少女性更是逃離現實世界的約束，生活在虛擬空間。如此女性，世界各地有之。

只是有一個現象似乎是不怎麼變，若問更欣賞傳統女人還是現代女人？回答大都是前者，還加時尚和特色。所謂特色，絕非當今一些自以為是的、弱化與人合作的個性，而是各具矜持，各具韻味，猶如紅樓夢裏的王熙鳳、薛寶釵，即智慧美麗又各自綻放，又如時下那些大公司獨當一面的女CEO。

我欣賞民國女人的優雅，那些活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人，如潘玉良、林徽因、張愛玲、張氏四姐妹等，她們自信地奔走在各個領域，從容地謀生也尋愛，職場上懂得什麼時候進什麼時候退，即便需要彎腰，也如掛滿果實的枝頭，一點不輸給男人。傳統加任性，處處贏得芳心，活得豐富而精彩，她們是一輩子的美人，為後來謀求成功的女性做出了表率。

長得馬虎不要緊，優女的姿色不可能與生俱來。女人若誠實，謙卑，進取，言行得體，有一說一有二說二；若能欣賞人，包容人，支持者，能明白周圍還有很多女人比自己更能幹比自己美，一定有人青睞，有人為她撐天。

東方女人，關鍵是一種感覺。

「閃亮聖誕」



市井萬象

聖誕節將至，香港迪士尼樂園裝點一新，吸引不少市民前來感受聖誕氣息。

彼若安，此亦好



君子玉言
小香

告別是世界上最難的事。心還在，身體卻不得不離開。告別時，check-in的行李是旅行箱，carry-on的行李是揹包，還有一件看不見的寄存行李，放在只有自己心知肚明的地方——那是掛念惦記。這份寄存行李的重量，遠遠大過任何背囊。寄存時間，是長期、永久。

所以，飛機火車承載的是看得見的人，它沒辦法承載沉甸甸、肉眼看不見的惦念。

告別似有諸多場景——長亭古道，折柳吹笛，執手相看，話別依依。感情總要鋪墊表達足夠，該說的話說了，該流的淚流了……但是，生活中的很多告別，沒有給我們足夠表達感情的機會，往往很倉促——

走之前忙着確認機票酒店行程，梳理行李、收拾房間，疫情期間還有更多的囉嗦事……總之，行前太多瑣碎牽扯，令人心神不寧，唯恐掛一漏萬，沒有可以讓人抒情敘話的空隙和氛圍，哪怕叮嚀囑咐，也是簡簡單單。到了機場，又忙着填寫防疫申報表格、辦理登機手續……還是沒有時間。僅有的告別方式，就是安檢口前一個擁抱，一聲珍重，一個轉身揮手。告別這麼濃厚的情感，只付諸短短一瞬間。

待一切都踏實後，獨自坐在候機廳，這才有熱淚滾滾而下。此後，漫長的航程又是一番離情別緒的反芻，航程有多長，難過就有多煎熬，淚水就有多綿長……離離是一種纏綿不斷的後遺症。

機上的航程地圖如空中鷹眼，Stanford、Carmel、Capitola、Los Altos……精確到block，曾經車行腳踩，如今在衛星圖上一縮放，從地球的視角俯瞰，感覺好奇妙！

處在一種心境中，很容易被某一

個片段打動，看了一部影片，患有罕見疾病的女孩與母親有一段對話：

女孩：Mom, I want more life, I want to travel more. More time with my friends. To work more…… To know what it's like to be married. I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do stuff for your guys. I've just been a burden to you…… (媽媽，我想要更多的生活，我想走有更多的旅行，有更多時間與朋友在一起，去多工作，去了解結婚是什麼感覺。我從來沒有機會為你們做點什麼，我只是你們的負擔……)

媽媽：I've always felt so bad. That day when we got your diagnosis, your father and I went to pieces. We couldn't help bursting into tears. I'm sorry if that made you feel you always had to put on a brave face. You know……It's okay to let go. To cry, to scream, to yell out……Your mother has got you…… (我一直很難過。拿到你的診斷結果那天，你父親和我都崩潰了，我們忍不住淚流滿面。如果這讓你覺得你必須裝出一副勇敢的樣子，我很抱歉！女兒，放手沒關係，你可以哭，可以

尖叫，大喊大叫……媽媽懂你)

是啊，既然脆弱、無力感是人之常情，脾氣、眼淚是上天賦予人類的「出口」，為什麼要壓抑？要強忍？要強顏歡笑？要抑制這個「出口」功能呢？日之晝夜，月之圓缺，我們都習以為常，並吟詠感嘆。人自己有喜樂明朗，也有憂愁悲傷，我們往往只喜歡看到燦爛的一面，而把陰影的一面藏起來。

生命都有情緒，就連小貓意識到主人遠行都會焦慮不安。不妨大大方方接納情緒的存在，脆弱就脆弱，不必掩飾遮擋。人的偉大之處在於，能以合適的方式釋放開解自己，懂得怎樣抒發、安放自己。人比其他生命更懂得寄情託志，琴棋書畫，歌賦詩文，這些人類獨有的精神至高點，也是處理心情的好去處。就像看衛星地圖，當站在星空看腳下，豁然開朗，視角絕妙！

與另一邊的晝熱夜寒相比，此地一如過去溫暖濕潤，羽絨換薄裙，街景還是那般熟悉，老友還是那般親切，長亭復短亭。在庭院剪下幾株花苗放進背包，未來睹花思人。寄存在遙遠一方的情感行李，彼處若安，此處亦好。



森林幽谷。

作者供圖

那段艱難的日子

對不起孩子。第二天，兒子該起床上課的時間毫無動靜，房門緊鎖。我立刻去他的學校見老師，希望了解是否學校發生了什麼事。老師說並沒有特別的事發生，但是發覺他最近情緒低落，沒有原因的脾氣暴躁，易怒，沉默寡言，吃飯時總是吃得很少。原來那個充滿正能量，笑容可掬，富有領導才能和凝聚力的學生，彷彿變了一個人。我說，他決定不上學了，我該怎麼辦？老師說，或許你應該好好跟他談談，了解清楚他為什麼突然如此反常，什麼原因令他拒絕上學，還有兩個月就要呈分試了。我內心飽受煎熬和自責，相信是我離婚的事讓兒子受了刺激。

從那一天起，兒子幾乎足不出戶，他的爸爸決定辭職在家，陪伴他照顧他，一日三餐，餐餐不落地放在他門前的櫃子上，許多時候，兒子一整天也不吃一頓飯，除了上廁所和沖涼，他完全把自己封閉了。他完全不跟父母交談。有一天夜裏，前夫突然打電話給我，聲音顫抖，語無倫次，他說兒子不見了，已經離家三個小時還沒回來，會不會想不開？由於我一直返夜班，照顧兒子的重擔都落在前夫身上。我明白他的惶恐和緊張，建議他立刻到城門河邊去找一找，因為兒子以前最

喜歡夜裏獨自在河邊散步。很快前夫通知我兒子自己回家了，他確實到河邊散步去了。

轉眼之間，兩個月過去了，呈分試指日可待，兒子依然毫無動靜，他是鐵了心放棄上學放棄考試放棄升大學了。我該怎麼辦？

那一年，我和孩子爸爸想盡各種辦法讓孩子踏出房門，走出戶外。他喜歡足球，我介紹踢足球的好友給他，好友介紹明星和教練給他，經常帶他參加各種足球活動。北京有少年精英訓練營，兒子在我一次次哀求誘導下終於報名了，經過兩個星期的強化訓練指導學習，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陽光了，愛笑了，渴望見同學了。

整整一年的休學，整整一年的煎熬，整整一年的不懈努力，我的絕望和痛苦不見了，做父母的沒有放棄孩子，孩子也沒有自暴自棄。第二年，兒子參加了各種興趣班和培訓班，終於得償所願考上浸會大學。他像從前一樣重展歡顏，樂於助人，積極樂觀。從兒子拒絕上學，到他今天在大學裏振翅翱翔，過着校園生活。近五年的時光，一路走來，那段艱難的日子，終生難忘。